

虔情

—宗教之一—

廟寺

鄉人

脚一跨過那道木頭的門欄時，心中的感覺乍時變了，一片的香煙嫋嫋裏，那烏澄澄的紫檀供桌是沉甸甸的，那容貌剛毅彷彿歷盡千萬年滄桑的神祇益發顯得莊嚴肅穆了。看那不經意走進廟裏的香客，都不忘趕忙到神像前恭敬地拜了一拜，而我呢？該怎麼拜呢？要求什麼嗎？絡繹的香客——那持著香，神情虔默的人們，有大人有小孩，不斷地在我身畔走了又來；有的只是默默持香拜了幾下、有的嘴裏喃喃地唸了好一會、有的跪下來磕了好幾個頭，那外表的虔敬都是一般，但那心底呢？為何來到這寺廟呢？

在這塊廣漠的土地上，有多少數不盡漫長的歲月裏是不斷地飛揚著這般騰昇的香火和虔情呢？那一柱香中所拜的是誰？難道不是老遠的祖先、那許多偉大卓越的人格和那天地中一股讓人既愛又敬的精神嗎？迷信充斥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而在這片土地上如迷信般的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無知的妄信，抑是那股謙沖感恩的心呢？我不禁又想起陳之藩先生那課「謝天」來，是吧！就是謝天吧！拜的就是心中的那份神明吧！人就不都是秉受於天地嗎！那我此刻已不用再多所祈求了，手裏的一柱香只有感謝。

做醮

清晨一大早，提著、挑著供品到山上的人就從小村絡繹不絕地出發了。只是山邊一間新整建落成的小廟，可是此刻四周卻擠滿了桌子、供品和敬拜的人群，熱鬧宛如大年節的廟集了。小廟裏供了些什麼呢？只是些從前在這塊土地上無名流離的荒骨，也許有戰爭時被槍砲打死的、有開墾時無依病死的，只是些默默無聞的人，他們果真值得後人如此慎重祭拜嗎？沒有豐功偉業、沒有超卓的精神人格，但也與土地公、山神一起配入廟祠，這是為什麼呢？

為這醮禮，有幾戶村人殺了豬公，爸爸也殺了一隻，我費力地幫忙推上山去，看見不過是間無名的小廟，不禁要問爸爸：為何要這麼慎重呢？——只是我們的一點心意而已。」爸爸平淡地說了。心意，是什麼心意呢？看到這小村的人們，那樸實真誠的人們，我彷彿明瞭了。其實，過去與現在是未嘗可分割的，我們此刻的一切總有所憑藉吧？於是那醮禮的心意也就不難知道了。

田路

一双厚實的脚步在田邊的泥土路上踩下去又提起，肩上的擔子在起伏的身勢中微微地盪漾了。「來哦！大家休息吃中飯啊！」挑擔的人放下了肩上裝著中飯的擔子，大聲地喊道。在田裏面，幾位插秧的農人正熟捻地運動雙手，插下秧苗，「好啦！馬上就來！」插秧的人回過頭答了一聲又繼續低下頭工作了，直到那一畝田都插好了，他們才放下工作，從泥濘的田埂上走來。田裏的水正柔柔地淹漫著，剛插下的秧苗仍兀自倦累地睡臥水面，而田埂，飽經農夫蹂躪的田埂路已坎坷不堪了。大家往田裏洗了一下手，就一起拿起碗筷盛飯夾菜，閒散地坐在田邊，木麻黃在頭頂悠悠地輕拂著，農曆正月末的陽光是那麼的柔煦而醉人；隨意地談著田裏的事情，訴說正月裏的熱鬧，聊著家鄉的雜事，時間便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流逝。大家都盡情在吃著，把飯吃完了，菜也沒了，又灌了杯老米酒，都酒足飯飽之後，就在田邊的樹下酣然地睡起午覺了。睡吧！待會兒還有工作做呢！

多少日子在悄然不覺中流逝，田園農居是最容易忘懷歲月的，才一晃眼，有多少十年百年過去了，田園彷彿無恙，可是這其間有多少暴雨狂風洪水的摧殘又有誰記得呢？而人們，那樸拙辛勤的人們呢？春風來了又去，多少次那矯健的脊背彎駝了，多少的悲歡在無情的歲月中淡去，可是，可是那踩在田埂路的双脚，那睡在土地公背上的身體果真變了嗎？也許臉上的容貌要變了無數回，可是那股神情豈真的變了呢？情，人心中的感情、景物予我們的感動、天地賦予我們的深情豈是能變得了嗎？走在那田埂泥巴上的双脚，不管是晴天雨天，田埂是泥濘或乾硬的，那脚步總是踏實的！唉！我多麼高興我們是實實在在踩在泥土上、踩在堅固的土地上的人們，多少艱苦的歲月我們都未嘗怯懦，因為我們心中的情是深的，我們的神只是一片虔敬的感動和謝意，我們未曾一刻忘懷我們是在做人。

暮陽下，回首那一片寬廣的田野，看到耕田機在田間緩緩地移動著，那景色是多麼動人。田間的水已柔柔地充盈了，閃動著一般無比醉人的光采，而當夕陽的光芒從木麻黃樹梢一縷縷地透出醉人的暈彩時，於是大地喜悅了，人、神，都一齊盡情陶醉了。

